



上海圖書館講座預告「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即將開講，嘉賓有寫《繁花》的作家金宇澄和上海師範大學的紅學專家孫遜教授，我立即用微信搶了一張票。

去的時候，特意提早了半個小時到場。可是，我一直走到最後一排，也沒找到空的座位，來得早的觀眾，早已篤篤定定地等待白先生亮相了。我趕緊在台階上席地而坐，不然，一會連台階也沒得坐了。

人還是不斷地湧進來，最後連過道都站滿了，這場景比我上次聽女作家嚴歌苓的講座還要受追捧啊，我不確定是白先生的魅力還是《紅樓夢》的號召力。但我確定自己是奔白先生來的，問坐在台階上的一個小美女為誰而來，她答：「我就是想看看白先生長什麼樣。」哈哈，握手吧，同道中人。

讓我感動的是，過幾天就要過八十歲大

白先勇的人情之美

梅莉

壽的白先生，一個多小時的講座從頭到尾都是站着說紅樓的。他說：「如果要我挑五本世界最偉大的小說，我一定選《紅樓夢》，可能還會把它放在第一名！」正因如此，白先生講起這部名著時才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意猶未盡。

很多人批評紅樓後四十回，比如張愛玲會說：「人生三恨：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鱗魚多刺，三恨紅樓夢未完。」白先生說自己的意見恰與張愛玲相反，張一讀到後四十回就天昏地暗，而白說他讀到後四十回就大放光明了，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黛玉之死，寶玉出家。這讓我大為開心，因為我也一直覺得後四十回好，卻不敢說，因為眾人都說不好嘛，我說好是不是顯得很無知？這下好了，終於有個大家和我看法一致。

白先生在解讀寶玉出家時，有個細節特別令人動容：「賈政把賈母的靈柩送回南京，回來後在河邊，冬天下大雪，遠遠看到一僧一道，中間夾着一個人，穿着大紅斗篷，赤着腳、光着頭。看到賈政後，他就前去下拜，一僧就說：『俗緣已了。』寶玉的表情似喜似悲，最後的俗緣已了。賈政本來很討厭這個兒子，這個時候賈政跑在岸上氣喘吁吁追過去，寫得很動人，父親的父愛就寫出來了。」雖然賈政平時表現出挺不近人情的樣子，但此時卻流露出真情的一面，很難得。

聽白先生一堂課，真是受益匪淺，心潮澎湃，感覺很高級很營養，回到家，有個細節仍回甘不已，感覺先生真是個有修養的老派紳士。在解讀王熙鳳這個人物時，他如是

說：「《紅樓夢》罵人是鏗鏘有力，不避粗口。庚辰本裏面有一個地方，記錄了王熙鳳的口語，有一回賈母帶着大家去道觀做法事，全部都是女眷，小道士們都要迴避。一個小道士撿蠟燭，來不及迴避，不注意撞到了王熙鳳，王熙鳳一個耳光，然後罵了一個粗口，我在這裏就不好意思說了……」白先生是將軍之子，出身名門，家教甚嚴，風度修養由此可見一斑。對比今天網文髒話滿天飛的情形，是否也該有所反省？

對於白先勇，是讀過他的幾篇小說而知道他的，印象深刻的有《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覺得他文字細膩克制，心中有激情但又有節制，如今看來，原來字如其人，不慍不火，張弛有度，恰到好处。

「老家」的思念

延靜



我生在北京朝陽門外，長在北京朝陽門外，工作後機關分的住房也在朝陽門外，因此朝陽門外可以說是我的「老家」。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回憶我對「老家」的思念，但覺言猶未盡。近日去一個單位講座，沒想到又回了朝陽門外我的「老家」，勾起了我對往事的無限回憶。

朝陽門外我的「老家」，現在完全變了樣，街道展寬很多，高樓林立，店家叢生，充滿現代化氣氛，原來土裏土氣的農村景象蕩然無存。我曾住過的「雞市口」，現在起名為「吉祥里」，多麼好聽的名字。看到這一切，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不覺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懷念神路街小學，不知它現在是否存在。小學坐落在朝陽門外關廟大街南側一條小街上，是一個較大的平房院落，我在那裏讀書六年，直到小學畢業。幾十年過去，許多印象已經模糊，但對小學門前賣煮白薯的小販記憶猶存，冬天許多小夥伴就買幾塊白薯，作為早餐充飢。教音樂的老師是一位年輕女性，人長得漂亮，服飾也比較時髦，她住在學校，我們上課時跟着她的風琴聲學唱歌，下課後就到她住處去玩儿。她待人和藹可親，大家很是喜歡她。

我懷念同班的同學，朝夕相處，關係很是融洽。還記得有一位同學叫王達，和我們家住在一條胡同，我常去他家

玩兒，和他的父母也很熟，還記得他父親很胖，我們背後說像一座佛爺。另一位熟悉的同學叫劉秉仁，住在我家後面的六條，人比較文靜，住的是深宅大院，我去得不多。王達、劉秉仁，我們已分別近七十年，你們現在哪裏？

我也懷念東獄廟，它坐落在朝陽門外關廟大街北側，是一座道教的寺院。母親一直不讓我們進去，後來才聽說，是她許了願，要佛爺保佑她的孩子平安，如果我們進去，她許的願就不靈了。可我幾乎每天上學下學都要經過東獄廟，特別是初十五開放的日子，求仙拜佛的人很多，不進去看個究竟心裏不甘。一次終於偷着進去，被站在二門兩側四大金剛嚇破了膽，那之後再也不敢進去，也不敢告訴母親。

我也懷念朝陽門外大街上的小餐館。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我住在離「老家」不遠的地方，騎自行車上班，每天經過朝陽門外大街，那時機關人手少，工作忙，幾乎每天加班，晚上很晚才回家。不止一次，回家路上肚子餓了，就走進路旁的小餐館，買一碗餛飩和一個燒餅充飢。有時還和同事一起，買一碟豬頭肉和一兩二鍋頭，津津有味地吃起來。小餐館當時也只有這一家，顧客寥寥，不像現在燈紅酒綠，餐館到處都是。但這個小餐館給我留下的溫馨印象，至今難忘。

朝陽門外我的「老家」，現在完全變成現代化的世界，再難找到當時的任何痕跡，但歷史的記憶仍深深留在腦海中，恐終生難以抹去。

夏日一碗龜苓膏

韋然



說起夏日的清涼食補，港人最熟悉的除開廿四味涼茶之外，當屬龜苓膏深受港人喜愛了。儘管龜苓膏由當年的省城廣州開始備受粵人追捧，至今日依舊是粵地的夏日特色食補良方之一，但如果真要考究起來，其實龜苓膏並不起源於粵地。

傳說中，龜苓膏的產生與一代名臣諸葛亮還有些淵源。據說，龜苓膏原產於廣西梧州，古時稱為蒼梧郡，隸屬於三國時期的蜀國境內。蜀國劉備新喪之時，南方諸郡趁機兵變，為扶持阿斗上位，諸葛亮親自帶兵平亂，他南征叛軍之地時駐軍於蒼梧郡，當時的兵將多為北方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因而開始上吐下瀉，軍心渙散，諸葛亮心急如焚地詢問蒼梧人是否有良方可解。當地人答曰，蒼梧濕熱、多瘴氣（即多霧），當以當地特產的金錢龜與土茯苓一同熬煮後飲用，以解濕熱症狀。諸葛亮下令軍士一同服食此方，果然奏效，此後龜苓膏則隨着演變而成……

但這一典故在正史上並沒有記載，因此我覺得應為民間杜撰的傳說罷了，但龜苓膏起源於廣西梧州確實不假。據

考證資料顯示，龜苓膏最早由梧州的百年草調養專家——致中和研發而成（始創於一七六三年）。因其性溫和，不涼不燥，老少皆宜，並兼具清熱祛濕、旺血生肌、止癢癢、去暗瘡、潤腸通便、滋陰補腎、養顏提神等功效，加之用料名貴，需以金錢龜或鷹嘴龜配以土茯苓為原料，所以深受達官貴族喜愛，清朝時更被選為御用食材直供皇家內院。時至今日，梧州龜苓膏不僅仍舊受人喜愛，還暢銷國內外，並於二〇〇六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有此豐厚的歷史積澱及文化背景，龜苓膏由廣西流傳至廣東，再到香港，深受港人喜愛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便如今市面上已經有許多便攜式的龜苓膏，但港人真正心儀不是即食罐裝的那種，而是陳年老舖中的龜苓膏。炎炎夏日，來一碗冰鎮過的龜苓膏，然後蜜糖自加，嫩滑爽口，入口即化，與便捷包裝版的龜苓膏不可同日而語。

固然食用龜苓膏的好處良多，但有中醫師表示，孕婦或體質虛弱者並不適宜服用龜苓膏。更有生物化學系的教授曾經表示，坊間的龜苓膏成分各異，絕大部分港版龜苓膏其實不含土茯苓及金錢龜的成分，不應期望如今的龜苓膏真的可以治病。誠然，傳統的龜苓膏顏色應為粉紅色，如今常見的黑色版龜苓膏其實均是加入涼粉草之後的結果。

中藥食補固然好，但唯有真材實料方見功效。即便如今的龜苓膏早已不可與傳統的正版龜苓膏相較而論，但我覺得夏日一碗龜苓膏，仍舊是多數港人會服食的一種習慣，未必是為了治病，有時也是為了一份心安，一份情懷。



▲龜苓膏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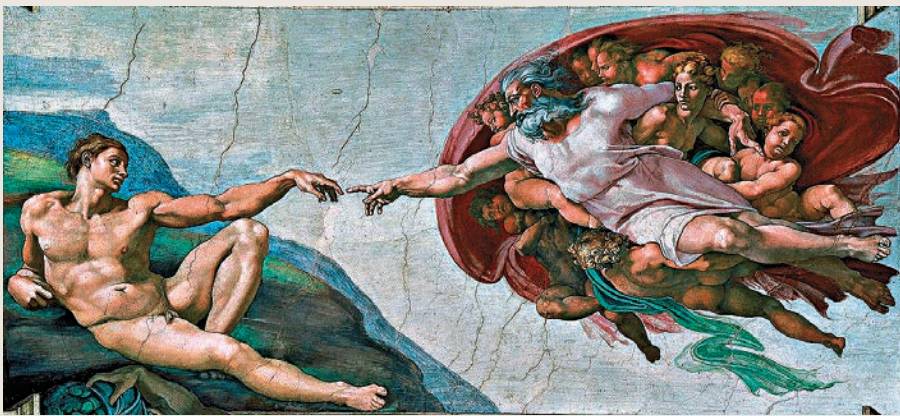


最近雨水多，日日都要打傘穿雨鞋。走在返工放工的路上，見街邊匆匆行人總要避開地面上積存的雨水，生怕弄濕了鞋襪，忍不住想念小時候一群小夥伴放學路上一邊笑鬧一邊踩水花的情形。現在的人們，往往將自己保護得太好，冷暖陰晴似乎都與己無關，也便難以感受到肌膚親近雨雪陽光的親昵意味了。

我常覺得「觸碰」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人與自然的親近少不了觸碰，比如茸茸細雨落在臉上，又如午後陽光曬着脊背。人與人由陌路到親密，也是經由一次次微小的觸碰積攢而來，從牽手，到擁抱，到親吻。

意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有一件著名的畫作，名為《創造亞當》，畫中那兩隻將觸碰未觸碰的手，令人印象深刻。雖然近世的一些藝術創作者時常拿這幅畫來惡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嚴肅意味，但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幅壁畫作品時，仍然因畫中人的姿態和神情而震撼不已。原初之時上帝創造生命的闊大與神秘，竟藉由那將觸而未觸及的指尖傳遞出來，不失為神來之筆。

《創造亞當》是梵蒂岡西斯廷天頂壁畫中的一幅，由米開朗琪羅獲當時的教皇儒略二世委約創作而成。他用了四年時間，將舊約聖經中上帝創造世界的九個場景盡數鋪排在禮拜堂的穹頂上，《創造亞當》便是其中的第四幅。畫中的主角是上帝與亞當兩人，前者位於畫幅右上角，被衆多天使環繞，後者位於畫幅左下角，全身赤裸，象徵着純粹嶄新的生命。上帝與亞當目光對望，上帝伸出右臂，將生命之火借助指尖傳遞予亞當；亞當伸出左臂，以同樣姿勢回應上帝。兩位主角指尖將觸未



▲米開朗琪羅畫作《創造亞當》 作者供圖

外婆的道歉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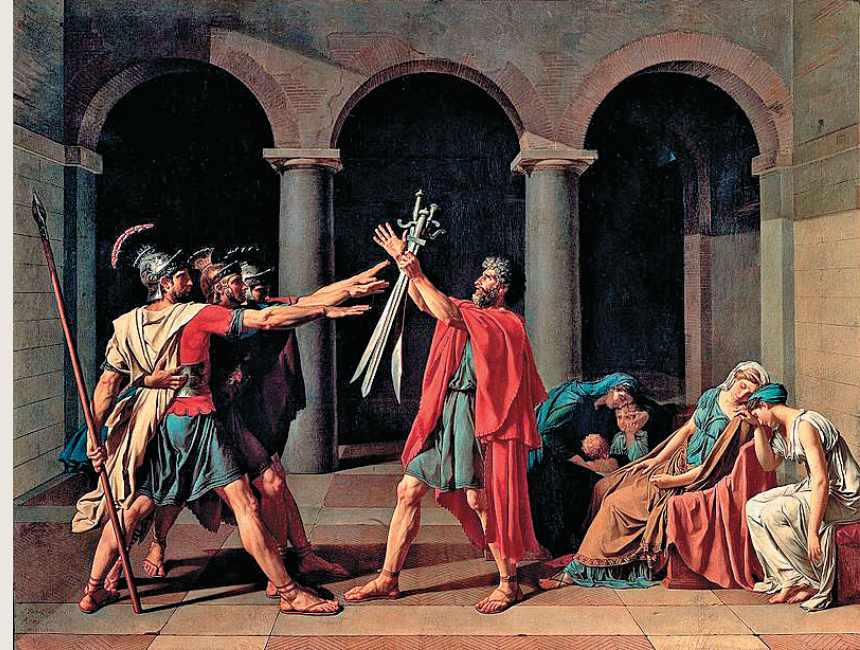
鍾亦



初初看到這書名時，我只覺得好奇，不知這位外婆究竟做了些什麼，需要寫信道歉，讀完書後，我卻久久不捨合上這本並不厚的書，只因為這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圍繞着滿滿的愛、原諒和守護。

故事的主人公是個七歲的小女孩兒，愛莎，而她的外婆是個活潑到不像外婆的外婆：她帶着七歲的外孫女愛莎夜闖動物園看猴子；開車時一邊抽煙一邊吃烤肉，用膝蓋控制方向盤；給雪人穿衣服，讓鄰居誤以為有人從陽台上跌下去；敞開睡衣站陽台上，用彩彈槍射擊推銷員；從宜家家居市場偷黃色購物袋；甚至在男護士身上揩油……書裏的這個外婆似乎與我們中國式的外婆相差甚遠，她所做出來的每件事我想都足以讓中國式的外婆瞠目結舌覺得好氣又好笑吧。

但這個瘋瘋癲癲的外婆，在愛莎心中卻是個無可匹敵的超級英雄，因為外婆告訴她：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外婆都會站在你這邊



▲大衛畫作《荷拉斯兄弟之誓》 作者供圖

觸，正落在左上至右下的一條對角線上，令到畫面愈發顯得和諧且穩固。說得再深些，米開朗琪羅之所以將上帝創造生命的龐大工程以這樣輕而溫柔的手勢呈現出來，其實背後頗有些「四兩撥千斤」的妙處。而那並未觸碰的指尖，似也暗示人類在上帝面前的謙卑，為觀者留足想像空間。

如果說《創造亞當》中透過指尖與目光的交流是溫柔且含蓄的，那麼法國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一七四八——一八二五）在《荷拉斯兄弟之誓》中，藉由目光與肢體動作的觸碰而傳遞的，則是一種更剛毅、更決絕的情緒。作為新古典畫派的代表人物，大衛不喜歡當時法國藝術圈中浮誇的、過分注重裝飾的創作風格。他與同道創辦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提倡回溯文藝復興的理性思潮，注重莊重且典雅的創作風格，畫中內容也以歷史與宗教題材為主。完

成於一七八四年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即是一例。荷拉斯兄弟立誓的故事來自古羅馬著名史學家李維的《建城以來史》，講述在羅馬與阿爾巴隆加戰爭之前，三兄弟向父親立誓保護老幼、效忠國家。整個畫幅不論構圖抑或用色都莊重、謹嚴，是典型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三兄弟位於畫幅左側，均伸出右臂，試圖從父親手中取過劍來。三人的目光與父親的目光均落在那三把劍上，很有些蓄勢待發的意味。

這畫在今天看來，未免說教味道濃郁，但放入當時法國大革命語境中，則十分應景。在那個父權社會中，男人的責任在於保護家小，而女人則往往處在被保護的狀態中。因此，畫家用剛硬線條與熱烈的色彩描摹男性的身體與衣着，而女性與孩子位於男性身後，身體線條是柔軟的，臉上盡是不安與哀傷的神情。畫家不着一言，僅僅用視覺語言與色彩的對照，便將畫中人的性情與當時千鈞一髮的情形呈現出來，予觀者強烈的、如在目前的感受。

不論《創造亞當》抑或《荷拉斯兄弟之誓》，畫家均藉由畫中人肢體的觸碰，解釋彼此間的互相信賴與互為依靠。很多時候，親密與信任毋須多言，只要一個眼神、一次觸碰，便已足夠。而個體之間關係的微妙，落在畫面上，可能是似看非看的目光，又或是將觸未觸的指尖。

▲米開朗琪羅畫作《創造亞當》 作者供圖



▲《外婆的道歉信》為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最新力作 作者供圖

步，關於外婆以及更多古怪的鄰居們的故事又展開了……這一趟趟的送信之旅不僅讓愛莎漸漸發現外婆和鄰居們之間的精彩故事，也讓她更加了解外婆，而這送信的過程也是外婆對她最後的教育與守護。

「送信」的過程中愛莎找回勇氣，並漸漸發現生活中她所忽略的美好，同時還學會了成長和感恩，可見外婆在生命最後階段的良苦用心。外婆離開後的路，即使愛莎一個人走，相信她也一定能無所畏懼、勇往直前——而這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也是外婆為愛莎留下的最後的寶藏。

我不禁聯想起了中國式的外婆和我自己，畢竟我也是一個即將為外婆的人。雖然兒女獨立，我這個外婆並不會與孫輩同住，但我仍舊認為，或許我也該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一個有趣的外婆角色，讓他／她像愛莎一樣，學會感恩、熱愛生活。

書的最後還有附帶了一封神秘的外婆信，不知道其他讀者如何，但我讀到它時確實是潸然淚下的。外面的天地再大，不及一方小家溫暖，唯愛與家人需要我們用心守護。